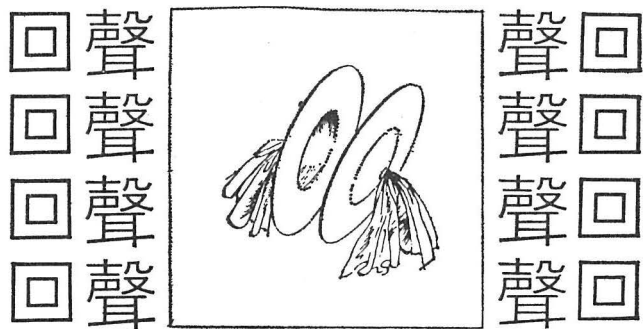




編者先生：

曾寄上支票訂閱貴刊一年，支票未曾 Chsh，想是改爲贈閱了，還是航空寄出的，甚感。

閱讀貴刊文評（每月）目錄，發現漏列甚多，像我寫的文評「讀張愛玲的色，戒」（五月十八、十九）載聯副，就未曾刊出，我想這決不是「漏列」。水晶的文評不予列出，我自己沒有關係，但是對於想作學問的人，像美國的漢學家，是極不公平的。列書目、文評的原意是廣泛而盡搜，對讀者（尤其是專業的讀者，像教授、學者）提供有益的研究素材，這樣挑肥揀瘦起來，不是幫忙，是幫倒忙了，也不是辦刊物的態度，若是怕水晶難纏，可以不登批評他的文章，但是不能因此連水晶寫的文評也一體「杯葛」。我曾經建議柏克萊加大東方語文系圖書館增訂書評書目，並不因為書評書目罵了我而予以詆毀。我現在告訴貴刊，也沒有邀功之意，只是就事論事。因為我覺得，儘管書評書目上的文章我不一定愛讀，但是書目、文評的隔月列舉，是一件有意義的事。現在，我對於當時自己的建議，發生了很大的懷疑。

我訂閱貴刊，是因為加大遠東系一位教授托我替

他作點有關臺灣作家的研究，他特別對於臺地文評家的作品感到興趣，因為先讀了文評，再讀作品，對於洋人是事半功倍的，我當時就覺得書評書目很有功用。現在，因為發現了「漏列」之舉，也使我對於自己的選擇，發生很大的懷疑，這樣的偏狹，決不是辦這樣雜誌的正當態度。

我不反對你們刊出這封信，又及。

水晶 拜上

一九七八、八、一五

主編先生：

拙作「鄭淑敏的自畫像」蒙刊出，甚感。

但八十三頁下欄第四行，「國人有感染了抗生素製劑之螺旋菌……」句，其「抗」字應連用兩個。少了一個意義大不相同。

遠芳 拜啓

六七、九、四

編輯先生大鑒：

書評書目九月號（六五期）拜讀畢，初步印象是發現這一期的錯字，好像比往期多了些，讀下來頗扎眼。或許這只是無關乎枝節的小事，但我讀到錯字時

內心不太舒服，却是很真實的情緒。一般說來，書評書目是本非水準的刊物，無論內容或編排技巧都有口皆碑，如果僅僅因幾個錯字而影響讀者的觀感，我想這絕非書評書目之福。

周著「五四運動史」是本好書，貴刊以書摘的方式介紹給讀者，實在是一件有意義的好事。六二期開始摘述時，我的內心很欣悅，看得很仔細，可是到了這期，看起來却索然無味，只好順手翻過去。我的意思並不是責備茶陵先生的文章不好，而這純粹是「技術性」的問題。我認為書摘的長度，最好能够在二三期內刊完，過長會使讀者失去看下去的耐性。不過，話又說回來，可能是我這個人比較沒有耐性，請您不必太介意。另外，本期內有一篇座談會錄實的文章，我也看得頗煩。這實在是文字精簡的問題，似乎作者有意保持原說話者的神氣，但我覺得是在整讀者，尤其像我這種懶骨頭，拿到本期時已把前兩期所看的忘得一乾二淨，又懶得翻出來對照着看，所以最後只好翻過去不看。我知道這樣實在對不起作者，但也實在無奈何呀！

編輯報告中提到：評介文字常常「介」的多，「

評」的少，我想就這點講幾句話。我認為「書評書目」，顧名思義應該是由兩大部分組成，一為書評，一為書目。書目不但該包括最近出版動態，也該包括一些專題研究的書目整理，如沈謙先生於本期內所作之「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要籍述評」，即是很好的典型。這不但應該做，而且應該有系統的做。而對於「介」的工作，也不適宜如現在以「評介」的方式出現；最好能夠換種方式，有系統地、有計劃地、有理性地選擇一些新近出版的好書推介給讀者。能建立權威最好，至少也要做到「名符其實」。然後，把其他的篇幅拿來刊登真正的「書評」。我以為書評的積極功能有三：一為闡釋作品，二為匡正讀者鑑賞趣味，三為幫助作者瞭解本身的創作水準。我覺得當前文壇上的書評一直不上軌道，最大的原因是大家把「推介」或「讀後感」等皆混入「書評」內。譬如這樣的說法：「大體而言，皆古事今談，在史實褒貶之外，另具文學情趣，值得一讀。」（本期九十一頁）即是不盡責的讀後感，這樣的文章如果能够避免，相信讀者更能從讀貴刊中獲取助益。必需聲明的是：我並沒有要求貴刊以「嚴肅」的臉孔出現。事實上，一本刊物還是要

顧慮到「通俗性」，但這並不是迎合或淺薄的通俗，而是「深入淺出」的通俗。我不主張書評硬要負上教育的責任，但我覺得至少應該使讀的人受益，而不是損害。

以上一些缺乏頭緒的議論，都「即興」得不得了，甚至有的看法還免不了「看人挑擔不吃力」之譏，但我的心是很真摯，則不必置疑。貴刊是國內唯一以「書評」為職志的刊物，讀者的期望非常殷切。貴刊若能時時刻刻以「引導讀者走向更高的境界」為念，則中國文學是幸，天下蒼生亦是幸！

高天生 敬上

九月七日

編輯先生：

二年以前，在臺灣大學對面的校園書房買下了陳大安先生編的「譯評」，在津津樂道中也與書評書目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過去的一年當中，我一直在寫譯評方面的文章，一方面是興趣（儘管費時）；一方面是爲了保持客觀。譯評的浪潮曾在書評書目的園地中掀起一陣子，很遺憾的，陳大安先生編那本「譯評」單行本，代表的

竟不是另一個新時代的開始，而是舊時代的結束，據說，那本書銷路很慘，一版都沒賣完。可是，譯評的重要性仍是不變的，讀者的水準也不斷的在提高。香港方面對於譯評的研究倒是很熱衷，在香港中文大學還特別設有這門課，思果先生也是領導者之一。臺灣方面雖有胡子丹先生辦的「翻譯天地」，為此方面盡點力，但是該雜誌（其實只是報紙型式）却一直沒有「成長」。「茁壯」的徵兆，內容也不太充實，普及率畢竟有限。書評書目的T·A先生，最近寫得更少了，我相信他頗忙，一定沒有太多時間寫作，讀者曾希望他的譯評能簡介該書的內容，但是他一直沒有做到。

我對譯評的看法是廣面的，我認為它不僅有嚇阻作用，還有切磋的功能。目前我們的出版界，翻譯的作品充斥，究竟譯得如何，恐怕只有譯者自己知道。我們花如此多的時間、精力在這方面，自然希望把事情做好，「人」絕對會犯錯，那怕是英文大師梁實秋、吳炳鐘、黃宣範等大教授。但是天天在求好，日日在進步，這才是知識份子的情操。市面上有多少書是「著作」的，有多少是譯的，連中央圖書館也沒有這

種統計數字，但是常逛書店的朋友一定有感覺，翻譯的書似乎較多，而且也出版得較快。在知識爆發的今天，這種現象是免不了的。

也許譯評的工作仍值得提倡，目前乏人問津的原因則值得檢討。是否稿費付得太低了（寫譯評必須讀譯文與原文）？可能還有別的因素。書評書目曾有心調查讀者市場，但做得不够積極（如五期便應調查一次），也不够理想（由於調查期間涵蓋太長，抽取的樣本自然不會理想了）。

讀者洪素貞（其實也是作者了）欣賞五〇期以前的風格，認為五〇期以後的文章長稿較多，且有「一絲絲學院氣息」。我個人對於五〇期以前的書評書目沒有什麼印象，所以無法比較，但是五〇期以後長稿很多倒是實情，這使得所評的書數量太少（每期最多只能評六、七本左右）；至於有學院氣息，我認為那是免不了的，「書評書目」這四個字，代表的是對知識界的責任，因此應儘可能擴大所評的範圍，社會科學、自然科學、文學藝術均應包括在內，但是在寫書評時，儘量少用「批評術語」（critical jargon）倒是對的。

最近「出版與研究」也擴大內容，改成十六開書本式的裝訂。對於具有共同理想的雜誌，我們除了希望他們能攜手合作外（如資料上的往來互惠），更寄予同樣高的期望。美國的威爾遜公司（Wilson Company）有今日的成就，還不是筆路藍縷，才慢慢發展而成的（詳見彭歌著：愛書的人，純文學出版社）。我們深信，以臺灣經濟發展的速度來看，出版業應有一片光明的遠景。把眼光放遠、放大正是我們對書評書目、出版與研究等有關雜誌的衷心期望。P·S 上期拙文「淺談英文字彙水準」第九四頁，倒數第二行「e」誤排成「e」，請惠予更正。

林富松

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

××兄：

拜讀九月份的書評書目，看到羅青先生「請勿製造誤解對立」的書簡，一方面表示作者的抗議被尊重，同時也說明貴社勇於接納的勇氣。

經由幾個字語而點破一篇文章，事實上，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；除了專業的修養外，還需要有客觀的立場。貴社朝着這個方向嚐試，在過程中有所瑕疵

，恐怕也是難以避免的。

因此，盼望貴社不要因一時外在因素的抗議而中止這一嘗試，相對的，應該以更嚴謹的態度來進行。使讀者在說明性的副題中，得到更多的啓示。

許秋煌 敬上

六七、九、九

（本刊取消說明性的副題，並非因為「外在因素的抗議」，而是本刊內容、風格稍有更動，容納了更多作者和作品，目錄的篇幅事實上已無法繼續前此加註副題的方式，這一點，請讀者們惠予諒解。）

××先生：

「書評書目」已寄來，意外地收到您惠贈的六一—六四期，那正是我所缺的，您想得如此周到，令我非常感動，更要謝謝您！這本雜誌已是口碑載道，因此我捨不得停掉，每期必看，如此一來，我大概要作它的一個長期忠實讀者了。

朱星鶴

九月十五日

編輯先生：

有關「書評書目」合訂本，弟迫切需要購買閱讀及收存，唯第一卷合訂本付之缺如，爲美中不足，因弟係藏書家及歷史專家，整套收藏，期以完整爲原則，爲此特函達，乞閣下費神，就臺灣一地各書局查詢，如仍存第一卷合訂本（新舊不拘）卽速來示，俾卽滙上美元購之。

合訂本以精裝爲佳，如整套爲精裝或整套爲平裝均可，總之，一律格式最爲滿意。

劉子政 謹上

一九七八、八、二三

（讀者或書店願意割愛者，祈與本社聯絡。）
編輯先生：

六十四期見刊之「『小說改編電影』座談會錄實」，對敝人談話記錄，有重大出入，茲特說明如後，煩惠予披露，以正視聽。

座談會前夕，敝人參加第一影業公司創業十週年紀念會，巧遇宋存壽導演，會中談及他的「破曉時分

」問題，宋導演親口告訴敝人，他已將朱西寧先生的「狼」改編竣事，正欲覓機與朱先生商討版權問題云云，座談會中敝人亦作如是表示，不想座談會實錄中卻將改編劇本的宋存壽弄錯，變成「朱氏已將『狼』改編爲電影劇本」的失實情事。

座談會記錄因時間關係，來不及逐字訂正是無可奈何，但此等錯誤，敝人惟恐以訛傳訛，故膽敢佔用貴刊寶貴篇幅，非份之請，尚祈鑒諒。

會西霸 敬上

讀者作者的意見是我們最尊重的，我們歡迎各種批評文字或信函，凡在本欄中刊出的信函，如在千字以上，當按本刊稿費標準致酬；其餘短信，我們一律奉送本刊兩冊。